

韓非子

十四之六

64
13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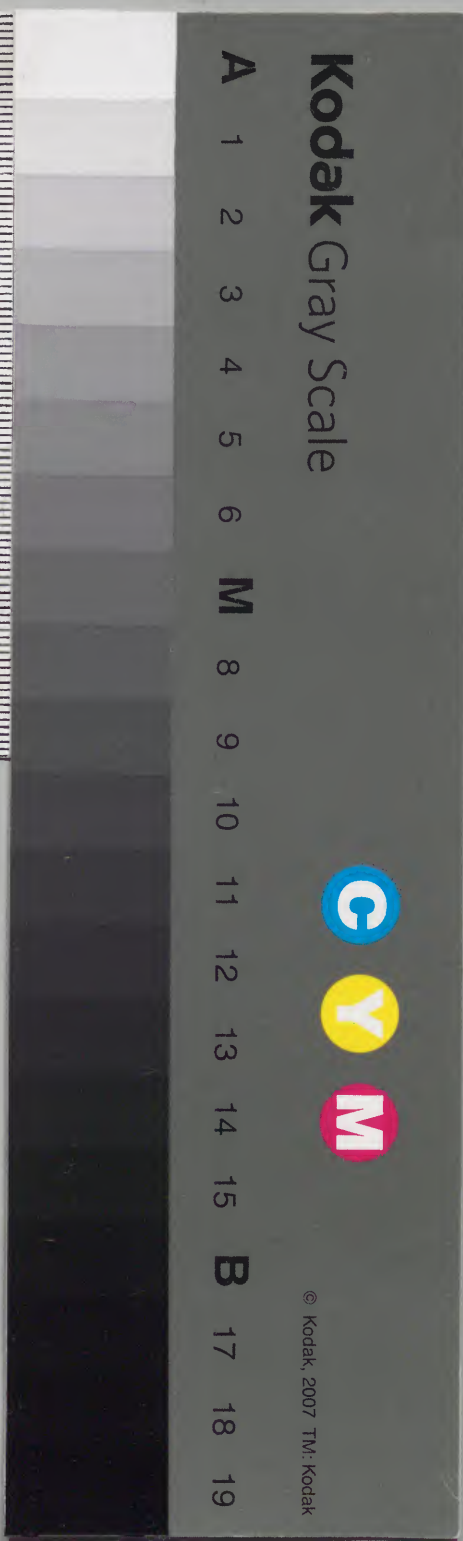
東
京
大
學
印
刷

館書圖京東			
八	五	四	別
册	號	架	函
			漢書門
			子類

法家

不許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4
冊數	8 (6)
函號	300 10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淺草文庫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

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子罕為出羣罕行

國畏之因寡君亦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

威分出執之類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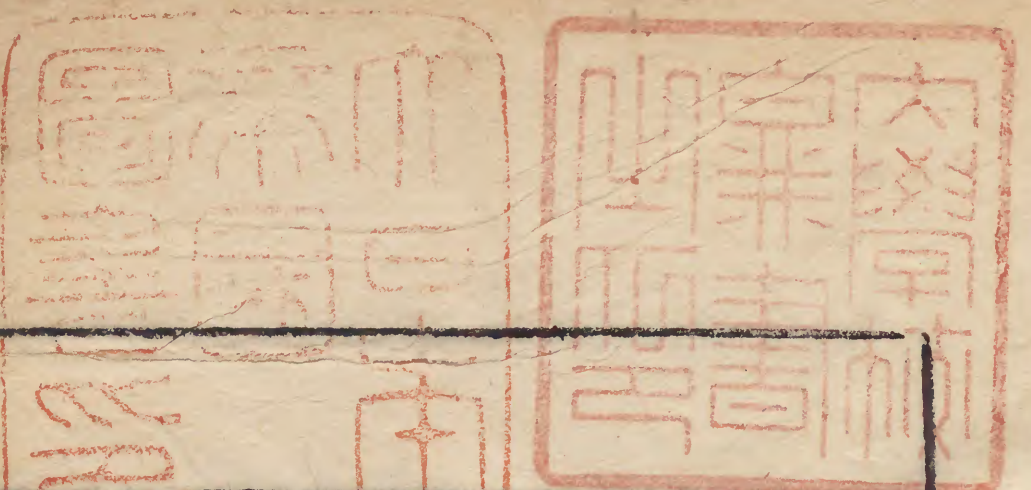
也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其操轡則不進

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

韓非子

卷十四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

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

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

自求理以此言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

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

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田鮪知臣情但當

蓋因不須私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

忠於上也儀辭魚以為達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儀辭魚以為達法受魚則失魚不受

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

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

故不專任終不成霸

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

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

況君權可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

借臣乎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

於虎目遂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辟疆行

殺言者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亂民

之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之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之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之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之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

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木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

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

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

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

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

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

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

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上

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

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

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

人飢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

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供造父見之泣猶賞

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①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然馬驚於出羃。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羃也。羃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日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羃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羃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圍池也。以仁濟物猶圍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圍中。造父驅車入圍，馬見圍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

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圍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人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

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
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
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
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
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
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
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
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閻過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闔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

果棗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③子之相燕。賢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責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韓非子 卷之五
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歿。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④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拍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聖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
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
免亂術則國之
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
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
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
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歿爲
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
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
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
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
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
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
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
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榆乃削其押券升石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二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⑤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鏃在後。鏃，鏃也。以全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

則錯鏃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鏃。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鏃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右傳

口終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縛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諷詐不能制勝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

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取多

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

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

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

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

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

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

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

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歿名息。拔拂今日之歿不及，安暇待萬

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

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

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

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

相謙故正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苦窳惡也

舜往陶焉暮年而

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

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

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今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
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
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
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
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
長。蓋虛不久。言蓋藏歟。許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
仲卒。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止。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

辨法巧

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
盡死力亦
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
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
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
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
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計君力臣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韓非子

卷十五

六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

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

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

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待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

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

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晉代齊也。靡笄山名。

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

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謫乎。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謫也。韓子之所斬。

辨語之文無
有如此者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郟子後至也。夫郟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郟子之得之也。望郟子正韓子之過。今郟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郟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賢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恭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辭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璜也楚兩用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晉王一用渚齒。而手歿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歿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賚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賚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反。亡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賚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

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堯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也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甲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此論君臣當
俱有力

抄

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

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里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韓非子

卷十五

七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效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文字精與辨
難不窮

韓非子
卷五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

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
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窵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
利而入多者。謂之窵貨。君子不聽窵言。不受窵貨。
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
謂之窵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
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
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窵貨也。未
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
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
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
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
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文法變化不可捉摸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寔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
簡子以犀為膏櫓而自臥之，櫓櫓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

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

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

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

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有

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

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

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
 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
 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
 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賚子思。而賤子服厲
 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賢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賢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賢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袿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袿之罪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言愧而後為貞。不皆歿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管之言皆從桓公所偏而正之非虛語也非故駁之過矣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賢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僞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也。謂以大夫之業也。賜與爲寢也。故曰政

韓非子
卷之六
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

車之
卷之六
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相進也。不自賢。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

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

韓非子 卷六
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

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姦必智，故曰多事也。

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

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

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

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

物以治物。謂若因能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

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

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智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

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必字意
運上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
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
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
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
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
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
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
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
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
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
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
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
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
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
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

韓非子

卷二十六

十

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鬻。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

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分所當得也而後自處丁君位也

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躋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

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

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

以晉厲公滅三郟而繇中。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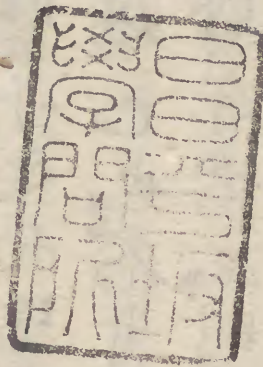
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一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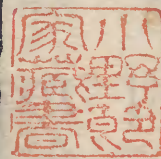
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季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王，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

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用於所愛
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
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
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
矣。則雖場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終



天條王辰

